

總部 2018 年 4 月份會議的講話

貝德神父

時辰頌禱(Divine Office)和聖母軍

《聖母軍手冊》告訴我們：「指導神師和團長應努力增加御侍團員的人數；也應與現有的御侍團員保持聯繫，以使他們不倦於從事他們的英勇事業。」今天，我想以此為背景來討論一下時辰頌禱。

首先，我們的創辦人方濟杜福從來沒有在《手冊》裡推薦給團員任何他自己沒有活出來的和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及深度祈禱的事。所以，時辰祈禱在他的內心生活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耶穌會士彌格爾布朗神父(Fr. Michael Brown)教方濟杜福怎樣唸時辰頌禱。方濟從 1917 年他二十八歲時便開始唸。剛開始，他覺得非常繁累，就放棄了，但隔了幾天又重新開始。此後，他一生都不間斷地唸下去。晚年時，他能說：「自從 1917 年開始唸時辰頌禱以來，我每天一字不漏地唸完。」在那些日子，時辰頌禱是以拉丁文寫的，比現在我們的版本長很多。方濟認為唸時辰頌禱不單是責任，而是一種特權。他說：「我將唸時辰頌禱視為純粹與主交流。」他向布拉德索神父(Fr. Bradshaw)報告說：他開始認清祈禱的真義，不在於自我確立，而是承認自己一無所有和不配，同時讚頌天主的無窮美善。」

聖母軍出版比較短的日課時，方濟杜福在前言裡寫道：「人們為甚麼要唸時辰祈禱呢？禮儀有特殊的價值，因為它是教會的官方祈禱，基督奧體的聲音；在頌唸時，我們微小的聲音和我主的聲音混合而得到了祂祈禱的特質。這樣就使禮儀祈禱優於我們個人的祈禱。」聖奧古斯丁是偉大神學家。關於禮儀祈禱，他寫道：「我們以天主的形式向祂祈禱，而祂以奴隸(即是我們)的形式祈禱。在那裡，祂是造物主；在這裡，祂在受造物裡。祂沒有改變，但祂將受造物變成祂自己，使我們的身心與祂合而為一。因此，我們透過祂，在祂內，向祂祈禱；我們和祂一起祈禱，祂也和我們一起祈禱；我們在祂內頌唸這聖詠的祈禱，而祂也在我們內頌唸。尤金·博爾蘭院長(Abbot Eugene Boylan)總結了聖奧古斯丁的教導如下：「時辰祈禱的重大意義是：這是基督的祈禱，由基督所頌唸，向基督的父親祈求。我們唸時辰祈禱時，我們進入了基督內，穿上了基督，與基督合而為一。在我們每個人的禱聲中，聖父看到和聽到基督，祂的愛子，祂所喜悅的。所以，這就是擺脫了我們自己，以基督的人和祈禱來取代我們自己。」換句話說，頌唸時辰頌禱就是住在祈禱的基督內，使祂的祈禱成為我們的祈禱。

關於時辰頌禱，我們要記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實質上是崇拜天主，敬愛天主。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話值得我們銘刻於心。他說：「真心敬拜天主的一刻，比最熱烈的活動，甚至是福傳的活動，具有更大的價值，並能結出更好的精神果實。」我們應記住，頌唸時辰頌禱是一項崇高的使徒工作，因為基督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內，和透過我們不斷地祈禱。

當然，我們中有許多人都知道，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了解真正頌唸時辰頌禱的竅門。也許，聖湯瑪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關於祈禱中注意力的角色所說的話對我們有幫助。他的話大意如下：唸時辰頌禱的時候，我們注意我們唸的方式，例如唱，吟唱或頌讀；我們也可以注意我們唸的話語，例如，文字的意義和它們傳達的訊息；最後，要注意那個和我們一起頌唸的人，那個真正在頌唸時辰頌禱的人。換言之，我們唸時辰祈禱時，我們永遠不是孤單地唸。我們總是和瑪利亞，基督奧體的母親一起頌唸，也和所有的天使，聖人，聖女，和基督奧體的每一分子一起唸。還有一點，時辰祈禱也是為整個教會和全世界代禱的一種崇高的祈禱。我們若沒有持續地為我們在從事使徒工作時所遇到和服務的人祈禱，也是一件可悲的事。

讓我引用尤金·博而蘭院長的話來做總結：「首要的事一定要先來。天主首先要求我們的直接服務。所有其他的服務，甚至對靈魂的服務，一定要以祂為最終目標，也以祂為首要原則。時辰祈禱為確保這個觀點的存在有很大的作用。我們一定要說服並時常提醒自己時辰祈禱的重要性不只在於直接敬拜天主，也在於福傳中對靈魂的照顧。我們再一次重複，彌撒聖祭以外，除了熱心頌唸時辰頌禱，神父們(我可以加上聖母軍團員)不能再找到另一個為服侍天主和救靈魂更有效的方法了。